

解放區散記

著 明 草



北京書店印行



解 放 區 散 記

草 明 著

東 北 書 店 印 行

解放區散記

1949.4.初版

著者 草 明

出版者 東 北 書 店

印刷者 東 北 書 店 印 刷 廠

總店 瀋陽馬路灣

分店 瀋陽 哈爾濱 長春 齊齊哈爾 吉林 牡丹江

佳木斯 安東 四平 錦州 承德 北安 瓦房店

哈 1—5000

目 錄

寵烟的三月	一
從奴隸到主人	四
沙漠之夜	七
哈牡線上	一
翻身工人的創作	一四
蔡大姐和翻身婦女	二〇
瀋陽工友的控訴	二六
咱們的女區長	二八
工人藝術裏的愛和恨	三二
他們這樣進入了新年	三五
在勝利聲中躍進	三七

龍烟的三月

沒有風，難得的龍烟三月的早上。溫暖的太陽昇起來，驅散了春寒，驅散了朝霧；朦朧的龍烟脫去了睡衣，靈出了她的壯麗，凝重的姿身。

龍烟區入口處，高聳着十個一排並列的粗壯的鼓風爐。遠遠眺望，它們彷彿是一隊停泊着的軍艦。鼓風爐的對面，是一座兀立着的，直徑十二呎，深六呎的水塔。它好像是龍烟的哨兵，嚴肅地，沉默地監視着它周圍的一切。稍稍往南走，便是一座宏大的兩層建築物。——工人們叫它做「大樓」。『大樓』，在敵人統治的時候，它是一個多麼可怕的名字啊。人們走過，不敢正眼覷它。在那裏，它定下了多少殘酷的剝削制度，想出了多少惡毒的刑罰和陰險的懷柔政策；它吮吸過多少中國工人的血，葬送過多少生命——現在啊，現在完全改變了，工人們願意跑到「大樓」去，他們可以把腰桿挺得直地通過門崗，不需要九十度的鞠躬便可以之和藹的工作人員們談論工作和學習，甚至聊天。工屬們抱着孩子上那兒找婦聯會主任。因為，龍烟鐵礦公司的辦公廳在那兒，區公所，婦聯會，和他們自己的工會都在那兒。

在鼓風爐和大樓的前面，有一條鐵路的支線，它是聯絡龐家堡和煙筒山的交通的。急性的火車

頭，忽忽地從那群戰艦的烟突似的鍊鐵爐前通過，從立體式建築的「大樓」前通過。——向來以自己那嚴肅的長長的軀體白傲的列車，這時候未免覺得相形見拙，脚步也加快了。車頭所過之處，冒起了一縷一縷白烟，白烟的消和漲與列車的進行有着協調的節拍。列車隱蔽在地平線下的時候，白烟便像彈棉機上的棉花似地一團一團地從地平線上跳將起來。

鍊鐵廠的工人們辛勤地工作着，焦炭股的工友們因為以碎屑的炭末燒成整塊焦炭的成功而提高了生產情緒。修理鍊鐵爐的趕緊工作着。機器廠裏面的馬達在飛快地轉，機械也在飛快地轉，機器工人是機器的駛用者，他們正竭力想辦法使生產品增加。敵人在時，他們想盡辦法偷懶，欺騙敵人；現在，他們却高興把產品增加，竟有增加到幾倍以上的。

水道科裏三部七十五匹馬力的吸水機給全龍煙區運送甜水，電力廠是全區最辛勤的工作者，它是各部份機器動力的泉源。

上工的汽笛響過了以後，分佈在方圓七八里地的工人宿舍區顯得清靜了一些，一幢一幢齊整地排列着的宿舍，從破窗戶傳出了孩子哭叫的鬧聲。戶外的母雞，因為春暖的季節到來，下蛋的報訊叫得更頻繁。女人們穿過灑滿了陽光的道道，隣居相好的屋裏串門去。這時候她們正忙着選舉的事。

「過去，敵人在的時候，我們自己的事都不讓我們自己來管——工資給鈔扣啦，高粱麵裏沙子太多啦；今天凍死十多個，昨天病死二十幾啦……過的是鬼的生活。現在，吃的是小米，白麵，穿的是布衣服，過的是人過的光景；還要讓我們自己來管理國家大事；娘兒們也有份。……熬了那麼些年，到底還能享幾天福。」一位老太婆說。

「哼，你享的是民主福，享的是八路福。沒有八路來，沒有民主政府，我看你去享什麼福！你沒聽說麼？重慶工廠打傷幾十個工人，用槍打的呢！咱們當家的昨天捐了兩百塊錢寄到那邊去援助那兒的工人。——」

「孩子的爹也捐了錢，大夥都捐了，聽說還有捐五百元的呢。」

是的，前兩天工人裏面正掀起了一个募捐的熱潮；他們知道了重慶中國毛織廠工友被警察和特務屠殺之後，大夥十分憤怒，自動地捐錢出來援助他們，還要通電抗議。這裏在民主的地區裏愉快地生活着，工作着的工人，並沒有忘記那遙遠的，還在水深火熱中的大後方的工友們；他們比以前團結得更緊密，誓死作他們爭取民主，爭取生存的鬥爭的後盾。

除了工作，工人們拿很高的熱情來參加每天一小時的學習，提出許多生動活潑的問題。此外，他們還組織起自己的通訊小組，和工人俱樂部。過去敵人統治下，離開了工廠便鑽到舖上去的工人們，現在他們有充分的自由去說話，和對外報導；有濃厚的興趣和時間去娛樂與休息。他們還計劃籌設一個規模較大的合作社。以清算鬥爭勝利後拍賣曹老二等的財產的所得充作資本。

工人們辛勤地工作着，「大樓」和各廠部的工作人員繁忙地工作着；他們之間，只有一個信念：以集體的努力使龍煙區內每個高聳的方形的烟囪都冒出黑烟；以集體的努力把龍烟鐵礦公司建設成新民主主義政權下的新的企業化工廠的典型。

在遠遠的那邊，圍繞着龍烟，圍繞着宣化市，有還補綴着白雪的連綿不斷的群山。它們在早晨，散發那種種迷人的淺紫，淡藍，和乳色的水蒸氣。有了它們，龍烟顯得更美麗，可愛。這兒的空氣是

恬靜的，清爽的，它隨同民主的氣息，讓人們喜愛地呼吸着。

太陽漸漸升高，整個龍烟浸潤在溫暖的三月的陽光裏。在早飯後一小時之內，至少有二三十隊雁，穿過灰藍色的天空從南方回來。這靈敏的候鳥，這因畏寒冷而一度離開過的候鳥回來了。它們掠過龍烟上空的時候，似乎看見下面那巨大的改變而驚叫起來。它們似乎感染到人們的愉快的生活，因而同情地歡呼起來。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於龍烟

從奴隸到主人

打個比方：纏綿的陰雨天突然出了太陽；從深淵的礦洞鑽出跑到山頂；或爬出了冰窖走到鍋爐旁；但這種種對比明顯的改變，都比不上被八路軍所解放的工人們從奴隸到主人的改變來得生動，鮮明，和叫人驚嘆！我舉晉察冀龍烟鐵礦公司工人為例。

過去，敵人配給工人們的糧食是糝了沙子的小米，和上白土的高粱麵，黑豆麵和大麥麵（工人們最恨這種大麥麵）。小菜根本吃不上，一般用鹽水下飯，好一點也不過是些鹹菜。穿的呢，是破爛不堪的衣服，沒有被子，好些人連破衣服都沒有，就披上一塊麻袋片，甚至一塊牛皮紙。解放以後呢，他們每個人都換上了新衣服；有綢棉襖，細布棉襖，羊皮襖，半新的呢衣服。即令是賣力氣和整天與

煤炭爲伍的焦炭股工人，也都穿上齊整的衣服和完好的鞋襪。吃的是小米、白麵、蘿蔔、土豆和肉。好些工人的孩子每天吃上一兩個雞蛋，孫德龍的孩子沒有糖就不喝開水。

這種巨大的改變，是因爲八路軍一來，就給工人以救濟，跟着工資提高了，物質生活便實實在在地改善了。不過我們不能單單滿足於物質生活的改變。我們看看他們的文化生活吧。

工人們普遍地得到從工作中抽出來的一小時的學習，他們普遍地辦自己的黑板报，壁報或油印報。經常讀工人報，不識字的有讀報小組。文化高的自己閱讀晉察冀日報。由於生活的安定，工人們的業餘學校開辦起來了，婦女識字班也吸收了一部份的工屬。職工子弟學校由一所而增至兩所。他們各單位都出了通訊員，他們不客氣地表揚自己隊伍裏好的和批評還沒有完全糾正的缺點。俱樂部裏自己排演新舊戲劇，此外乒乓球，象棋都是工友們所喜愛的。

而過去，他們因爲幹活過重，缺乏營養，弄得精疲力盡。電氣工友馬得山描寫他們的過去說：「說我死了呢，我分明每天都在幹活，吃飯；說我活着吧，我却麻麻木木，一點生氣都沒有。」敵人害怕八路軍，經常佈置特務監視工人的行動。一位苦力工人說：「兩個人站在一起小聲說句話，就說你是八路，我們只得離開了工廠就鑽進自己的舖上，在屋裏也不敢說話，因爲狗腿子的耳朵就貼在牆上。」吳紹山回憶他八年來受敵僞的非人壓迫時，痛苦的記憶猶歷得他臉上充了血，眼睛含了淚水，但當他猛想起現在已經解脫了那種奴隸的情況的時候，他就彷彿惡夢剛醒似地跳起來說：「他媽的，那個時代早已過去了，爲什麼一說起來就像昨天的事一樣，還難過得很呢。」

因爲這種種驚人的改變，無怪敵人在時每天做五十個螺絲母的，現在可以做二百一二十個，過去

三天旋一個皮帶轉的，現在兩天旋三個，過去故意往串套裏澆水消火以破壞窯底缸磚的焦炭工人，現在是推車的催促拾焦的，拾焦的催促出窯的了，怪不得又有一次，敵人來叫救火時，工人們等吃完了飯，估計已燒得差不多了，才懶洋洋地提着鐵桶跑去「雨後送傘」；可是在解放以後的今春，某機關失火，三分會的全體工友用最敏捷的動作拿了傢伙跑到火煙最濃的地方去撲救。過去，看見日本職員便遠遠避開的，現在工友們很自然地坐在經理室裏談話；和廠長說笑……。

凡這種種，如果你問他爲什麼，工友們的回答會很簡單，「因爲過去是奴隸，現在是主人。」工人的光明感受特別敏銳，在選舉時，他們會擁護實際替他們謀幸福的人，他們關心並援助國民黨區受壓迫，受屠殺的工人。「四八」事件發生後，他們痛悼失去了自己的心愛的領袖們，紛起要求參加公祭。他們渴望着早日恢復交通，痛恨國民黨不顧信義進行內戰。……雖然只有半年光景，工會裏便湧現大批優秀的工人幹部。他們善於組織自己的力量，啓發別人，和清除個別的壞份子。

換句話說，工人們在民主政府領導下，解脫了奴隸的命運，當了主人。而在從奴隸到主人的過程是那麼生動和自然。——使人又一次想起我們的先驅者的話：——工人是最優秀的階級。工人原是世界的主人，世界的主人。

沙漠之夜

巨人的呼喚！

我們行軍中最困難的一天，也就是我們最奇妙，美麗和受感動的一天。

過了××，我們在沙漠地前進。爲了要避開沙的丘陵，汽車乃在草地上奔馳。草高過膝，長得又肥又美，車輪輾過的地方，草貼服地倒下去，劃出了兩條灰色的軌道。一堆一堆的沙丘，一片接連一片的草原，沒有人家，也沒有看見牲口；汽車就在沙丘之間旋轉，在無限長的綠色的毯子上往前飛奔。

美麗的草叢下有沼泥坑，使我們的汽車輪子陷下去。遇到這樣的情形，爲了減輕車子的重量，人們跳下了車，並且動手推起車子來了，發動機一響，一、二、三、——**吆海**——人們呼喊着，使着勁。沒有成功。第二次，沒有成功；第三次也沒有成功。馬達在那裏生氣了，咕嚕咕嚕地叫。鐵鍬，木板都應用了。後面的車子趕到之後，強壯的都跳下來幫忙着推，一、二、三、——**吆海**。——**吱**，**吱**，**吱**，**吱**，**吱**，**吱**，**吱**——人多力量大，汽車開動了。人們歡快地跑着步，重新又坐上汽車，後面的車子就改了道。剛剛暢快的走了一段路，浮鬆的沙層又來和我們作對，深深藏着車輪子；現代化的交通工具，在這兒失去了它的作用。司機小心地開動馬達，人們又跳下車來，呼喊着，用勁推着。可是車輪子在

原來位置上氣急不停地轉，沙粒子却在下面得意地跳和嬉笑。女同志火了，也動手帮着推；抱着娃娃坐在車子上的媽媽，樣子虔誠而焦灼，只好睜着眼珠子來代替她們的盼望。這惱人的行進，佔據了半天。

傍晚，西北邊冒起了濃黑的雨雲，暴雨來了。有帳篷的車子，馬上把篷蒙起來；沒有帳篷的，油布、雨衣、傘子，不期然而然地便集中起來。孩子和媽媽首先得到了保護，病弱的和女同志也得到了保護，健壯的同志便把草帽戴起來抵擋雨點。

凡是中共所領導的隊伍裏面，就有這麼一種優良的作風；享福的時候，大家一齊享；有困難的時候，年青力壯的首先來擔當，孩子、病人，母親得到優待。

重重的困難，給人們克服了，但時間就誤了，直到夜色降臨，我們仍沒有找到大道。指揮部發出命令：就地露營。我們就在百方里之內沒有人家的沙漠上住下來。

第一個難題煩惱我們：沒有水，沒有柴火。隊長們一聲號召，大家便在微濛的夜色裏結隊到處去找水源，找柴火。半小時以後，在兩里以外尋到了一條小溪；剛被雨水濕透的枯草和小樹枝一捆一捆拖回來，堆砌着像小丘似地排列着。挖灶，淘米，生火，各人都有任務。

這個車子上糧食不夠，那個車子上糧食富裕，兩下一勻，大家都可以吃飽。這個同志蓋的太單薄，馬上有人分一條毯子給他；誰給蟲子咬了，醫生便忙着上藥。負責同志不願疲倦，親自跑到人群中，詢問大家的困難和安慰司機；可能解決的問題，他馬上給解決了；並慰勞司機每人兩盒香煙。

給淺藍色的雄偉的夜幕籠罩下的無邊無際的草原上，野火到處燃起來了。排列着的車的影子，數

不盡的人影子，睡舖解開了，碗盆擺設着，小孩因飢餓和磕睡而叫鬧……那敏捷地活動着的影子，和閃爍不定的火光交織着，頓使這死寂的沙漠像灌上了血液似地活起來；而那帶腥氣的草原的香味，和草原下特有的恬靜，却叫人們胸懷變得寬暢，生活將更充實。在火光的映耀裏，每一張面孔都流露着一種不可遮掩的愉快，簡直叫人不相信他們正處在那麼疲乏，物質條件又那麼困難的境地裏。

月亮昇起來了。呵，鮮紅的月亮昇起來了。讀者諸君，你們看見過沙漠上的月亮嗎？沙漠上的月亮是紅色的，像落日那樣紅。

這鮮紅的月亮，是遼闊而荒漠的沙漠上的明燈；是恬靜的天空裏的跳躍的心臟；是這一群旅行者親暱的伴侶。有了她，人們的愉快變成了狂喜；人們將把疲勞驅逐得一乾二淨；並且會認為這一次的因困難而露營是一生中難得幸福的奇遇！

歌聲在草原上浮動起來了，男的、女的、高音、低音；他們在歌唱什麼呢？在歌頌人民的領袖毛澤東麼？在歌頌這偉大的時代呢，還是歌頌生活的幸福？他們在讚美沙漠之夜吧？——這浸潤在狂喜的境界裏的人們，叫人多麼羨慕呵；這不怕困難，沒有憂愁的人們，叫人多麼嫉妬呵！不，他們不是沒有困難，而是善於去克服困難——用自己的腦筋，用自己的手，用堅強的信念和百折不撓的精神去克服困難。他們不是沒有憂愁的事，而是不用悲觀失望去對付煩擾——因為他們學會用科學的態度，和用群體的力量去解決問題。他們不是沒有缺點，反過來說，他們每個人都有若干缺點，只是他們能夠虛心接受別人的意見，和及時糾正自己，他們能在為人民服務的事業中，在中共的正確的領導下不斷教育自己和改進自己。

他們的歌聲此起彼落，在沙漠上盤旋，在草原上繚繞，那聲調是那麼健康，又那麼熱情；它曾經震動過遼瀾的沙漠，感動過美麗的月亮。

夜深了，沉溺在快樂和勞動裏的人們疲困了，睡着了。

夜給人們贈送一種禮物。——給人們蓋上一層輕盈的夜露。

除開人們的鼾息，除了放哨者的脚步声，這濛濛渾渾的一片沙漠地，再沒有別的聲音，酣睡是那麼甜蜜，夜却那麼短促。

雖然在夢裏，人們仍在追尋着美麗的境地。人們彷彿覺得有一隻巨大而溫暖的手在撫摸自己的頭髮，又覺得有人給自己拉了被子蓋住被夜露濕透了的雙肩。最後，人們彷彿聽到了一種沉着而又有力的呼喚：

『去，東北的人民在召喚。去，爲東北人民翻身的事業獻出你們最大的智慧和忠誠！』

呵，那是誰的呼喚？那是毛主席的呼喚！

呵，那是巨人的呼喚！

人們爲這呼喚而驚醒了。起床，整裝，到出發的時候，火一樣紅的太陽已經在東邊透露出來了。這長長的汽車的隊伍，在黎明中一致地朝東北方前進！

一九四六年、八月、五日於哈爾濱

哈牡線上

——孩子們的控訴

半年多沒有坐火車，鐵路交通事業，竟隨整個民主建設而突飛猛進，真叫我驚喜。經哈爾濱車站到牡丹江車站，旅客一點也不會感到雜亂，爭先恐後之苦，因為到處都有人指導。鐵路沿線的大多數工作同志，都是那麼嚴肅，認真，同時又那麼和氣，處處證明他們在竭力替人們服務；不是因飯碗而對人們卑躬屈膝，不是因據高位而盛氣凌人。車站播送着前方接連不斷的勝利的消息，和悅耳的音樂，候車人被新的慰藉所鼓舞，將更精神飽滿地踏上他們的旅途。

車開動以後，我注視窗外，欣賞着野外的風光。分得土地的人們正以很高的熱情播種的播種，鋤草的鋤草。在民主政權下生活的人民，到處開闢着幸福的園地，到處洋溢着往前發展的新氣象。

突然，隔壁預備車廂裡有兒童哭泣的聲音，擾亂了我的思索。我親往一看，原來是幾位執法隊的戰士在盤查一個十一二歲的兒童。他是那麼憔悴瘦小，眼睛充滿了思慮，正像一隻被捉住的小狐狸。

經過了一番抵賴，在戰士們的多方勸導之下，他終於承認了是國民黨派他來做偵察工作的。據戰士說。像這一類的小特務，他們在火車已捉了七八個了。

這個被蹂躪的小孩在哈市道外馬路上被迫驅往長春，受特務訓練一個月，然後被派回來工作。他

受訓期間，他那一團共有五六百兒童，都是十一歲到十六歲。團長十六歲，參謀長才十五歲。他們的任務是造謠、偵察、放毒、爆炸等。

「我到長春後。才寫信告訴我母親。」被蹂躪的兒童哭訴着，「訓練完畢後，我被送進哈爾濱去偵察了一回，那一回三個人劈了兩萬塊錢，到家時，只剩五千圓了。母親一見我便罵我，打我，說我沒良心，民主政府分給咱們地和房子，我却在做破壞民主政府的勾當。他句句話都是實在的，但是那是我情願的嗎？他們很多都是不願意的。」

「我告訴我的班長，說我要退出了。他恐嚇我，說我吃過他們的飯，穿過他們的衣服，花過他們的錢，不幹就要打死我，於是又迫着我上××飛機場偵察了一次，第二次的錢他們不給我，說第三次「工作」時才給我第二次的錢，可是母親死也不放我出來了。」

「我兩頭做人難，我不願意入他們的夥，可是他們迫着我，他們要殺我，他們要殺死我……」他恐懼地叫着。

戰士們用一切耐心去說服他，列舉許多事實說明解放區的種種勝利。他瞪着淚眼傾聽着。

「你想想，蔣介石比你大得多吧，可是他在山東，在山西吃了兩次大敗仗，現在長春被包圍，上海、南京那些他坐鎮的地方，人民都反對他，罷工、罷課、罷市的，眼看他的江山坐不了幾天了；你比得上他麼？他跨台，你奔誰呢？……」

戰士們又說着自己如何參軍，在四平等處如何的打敗蔣軍。又解釋政府的寬大政策；最後端出自已準備的高粱米飯請他吃。

小孩吃飽了飯，天真的呼呼睡着了，過一個小站時，他那受挫折的，不安的魂魄又醒轉來了。他焦灼地瞪着眼，最後他跳起身來，挽着戰士的手臂，堅決的請求着。

「我參加你們吧，我不走他們那條路了。你們收了我吧。這樣我才對得起我媽，對得起民主政府。」

「你不幹，他們要殺你呢？」戰士認真的問。

「不，我在火車上工作，有你們在，他們不敢把我怎麼的，因為你們有槍啊！」

「假如你在火車上工作，碰見你的班長，他悄悄要迫你回去，那怎辦？」戰士又替他設想着。

「哼，好容易。我不會悄悄指給你看，讓你們把他抓起來嗎？我跟着有槍的人就不害怕！只怕你們不寬大我，我沒臉回去見我媽！」

「到牡丹江後，我往司令部替你說去。只要你說老實話，只要你誠心改過，政府會寬大你的。」

小孩這才稍稍安靜下來，用他的小小的拳頭，用他憤怒的眼淚，和滔滔不絕的事實來控訴國民黨迫害弱小兒童的罪惡和揭發他的種種陰謀。

「有一次我問連長，爲什麼盡要我們這些小孩呢？他說，因爲人家（八路軍）不注意小孩，「工作」起來方便。我又問他，假如民主政府發現我幹這個勾當，把我家裡分得的地和房子收回去怎麼辦？把我槍斃了又怎麼辦？你聽他怎樣回答我呢，他說，那可沒有辦法，收回就讓他收回；說到槍斃，他說是應該的，爲國犧牲是光榮的。呸，他們的鬼國家！他不知道我母親和弟弟妹妹都靠地和房子過活，他不知我是我媽的大兒子，媽的全部希望都放在我身上！……」他說着便又傷心地哭起來。

「我又問他，什麼時候才讓我們回家念書，他說把共產黨消滅以後，我們幹什麼都成。我說人家

軍隊那麼多，怎麼消滅得了，長春不是又給包圍住了麼？他這一來發起脾氣來了，大聲說：「蔣委員長有這個決心，保管成功。」你沒有聽團長說過嗎？什麼時候消滅得了共產黨，你問團長去。」……

「我不，我要跟你們走，我不走他們那一條死路。我參了加，媽一定會高興，她一定會高興！」

「火車頭以雄偉的力量帶領旅客和他們的希望奔向前程。歷史的車輪也以她那無可抗拒的力量，帶領進步和民主的力量——人民的力量奔向前程。」

這個受了蔣記法西斯特務政策毒害的孩子，在民主政府的愛護和解救下，將獲得新的生命。他眺望著窗外，不自覺地唱起「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來。

戰士問他道：「你也會唱這個歌嗎？」

他不好意思地點了點頭，隨即又理直氣壯地說：「我不是已經下決心參加了嗎！」他們倆不約而同地笑將起來了。

一九四七、六、九於鏡泊湖畔

翻身工人的創作

過了十四年奴役的生活，現在翻了身的東北工人，你別看他們不挺活潑，嘴裡講不出成套的道理；可是他們說出三言兩語來，却那麼明快，有力和澈底。不論怎樣殘酷和長期的壓迫，工人階級先

天的優良傳統是埋沒不了的。我們從翻了身的工人們的創作中，更證實了這一點。

因爲日本在東北的統治有十四年那麼長久，對文化上有了嚴密的、毒辣的統制。他用奴性的和色情的東西，企圖把東北人從腦筋裏先腐蝕起。但是民族的仇恨，始終不能被日本法西斯從東北人的思想裏驅逐出來，特別是東北工人，他們會牢牢記着負在肩上的雙重的民族仇恨和階級仇恨。

剝削制度的社會裏，工人根本沒有受教育的機會，在敵人鐵蹄下過活的東北工人，更不能例外。他們的才能的發揮，他們對文化事業上的貢獻，受了深重的妨礙。

電氣工人，因爲要掌握技術，大多數念過幾年書，他們能寫一些短小的文章，一些短小鋒利的文章。他們自己辦壁報，寫標語，也給外邊報紙投稿。牡屬電業總局領導下的兩個發電廠，我曾經去調查了一下。發現了他們好些活潑、精闢、深刻和語重心長的語句，現在選擇幾個例子介紹出來。

電氣工人劉志在描述他「八一五」前所受的種種壓迫和苦惱之後，馬上接着寫道：

「真是想斷肝腸來不了的事情來到了——「八一五」蘇聯紅軍和我們的救星毛主席領導的軍隊把東北解放了。」

由於政治覺悟的迅速提高，由於工作的積極負責，在五一大會上他被選爲勞動英雄，並且提升當了科長。

「想斷肝腸」幾個字，如果沒有痛切體驗的人是想不出來的。

製材股火鋸工人陳占春是個熱腸的，但是帶點個的典型的工人，他不愛說話；正義感很強烈，沉默地工作，積極的工作。他不識字，可是他要在壁報上投稿，他請別人替他畫上有色的火鋸插圖，並

央人替他記下他的創作：

我是陳占春，

製材的工人；

火鋸嘎嘎響，

鋸末弄一身。

鬼子那時代，

誰肯好好幹；

民主政府來，

王八才偷懶！

府：

簡單的幾句，就把偽滿時代和民主政府的現在，工人兩種勞動態度的比較刻畫了出來，十分鮮明。老工友孫雲浦是個傑出的宣傳家，他用了很簡練很深刻的幾句話去讚揚共產黨所領導的民主政

「過去的時代，工人們也有苦勞和功勞，但那是活該的。今天工人們同樣也有苦勞和功勞，民主政府就褒揚我們，稱我們做勞動英雄，人人尊敬。過去，有功勞時，是當官的；出了毛病，是工人的！當今呢，有錯誤，是領導的；有功勞，都歸我們工人！這樣的政府，你叫咱工人們怎能不擁護它，怎能不拚命幹！」

請看工人們怎樣歌頌「七一」和毛主席：

1、「七一」紀念日——窮人翻身節。

2、迎接七一，迎接七一，我樂的歡！靠緊共產黨靠緊共產黨，工人再不怕豺狼虎豹與蔣混蛋！

3、毛主席好比太陽，照到那兒那兒亮！

4、毛主席是窮人們的救星，有了他中國才能享太平！

工人們罵他們的階級敵人的時候也淋漓盡致。恰像槍彈一樣命中了敵人的弱點。他們描寫接收大員寫道：

「……一批國民黨的接收大員，這些人可是認真，每天忙到晚，竟是幹些吃人肉喝人血的事。他們住的是特等房子，坐的是圈椅子，吃香的喝辣的。又有七八個姨太太，穿高跟鞋，燙飛機頭，每天到晚陪着他們打牌喝酒，吃喝玩樂，一點人事不幹！」

工會主任以：「請看這個缺德司令杜聿明」為題形容蔣介石派來進攻東北人民的杜聿明說：

「……我算把國民黨的軍隊看透了。好個司令！上舞廳，嫖女人，買金子，置房產，苛捐重稅；生為中國人偏愛打中國人。你說缺德不缺德！……派來的軍隊，已給消滅了三分之二，我看他的壽命，過不了今年。」

另一個小運轉手述說他怎樣認識了中央軍：

「光復啦，我真高興！人家說中央軍好，快來了。去年六月，中央軍馬喜山真的來了，他把我們的衣物、錢銀和糧食通通搶光了，一點不留。我們光着身子，餓着肚子工作。……跟着，民

主政府來領導，給我們送來了糧食，包了我們的衣服和一切損失。我再也不盼中央了。我這才認
識了共產黨！」

工人們決心爲人民服務的字句，更是載不勝載。最有趣的是一位老工友，他不會繪畫，他請了一個會畫的同志來代替他畫一幅連環畫，他囑咐說：

「這一頭，畫個發電機，工人注意在看守着。那一頭，你畫個配電盤，工人鼓大了眼睛在查看電錶。那麼，中間畫一幅人們在電影院裏舒舒服服地看電影的；畫一幅，工廠裏的工人在電滾發動中辛苦地工作的；畫一幅職員們緊張地辦公；另外還畫一幅，一家子大人和小孩們在明亮的電燈光下歡樂地吃着飯。」

那位同志照樣替他畫了。老工友看了看，皺起眉心批評道：「看機器和配電盤的工友那神氣不像，應該更用神注意一些，眼睛得更或一些。」然後他又拍一拍那同志的肩膀溫和地笑着說：

「牡丹江那一塊地方離得開電氣哩？同志。」

牡屬電局全體工人，爲了迎接七一，他們拿修建牡寧線路作表示。由於工作熱情的極度高漲，差不多每天工作十六小時，因之預計二十天的工作，十二天便勝利完成了。他們作了一首修建線路歌。從這首歌裏，可以看出他們工作過程的全部——那是多麼細膩——可以看出他們的分工和互助，和看出他們爲什麼工作熱情會那樣高。這首歌是個小職員寫，而經工人大家修改的，現我抄錄在下面作爲本文結尾。

修建線路歌

(秋日忙調)

滿天好太陽，拉線工作忙，西里里花啦啦，不住鐵線響。
 一面往前拉，一面往前扛，咳喲咳喲咳，短的再接長。
 滿天好太陽，挖坑工作忙，西里里花啦啦，不住鐵鉸響。
 一面往下挖，一面用尺量，咳喲咳喲咳，手脚一齊忙。
 滿天好太陽，立桿工作忙，大家調大家扛，朝木支一旁。
 一面立起來，一面看正當，咳喲咳喲咳，立正再埋上。
 滿天好太陽，換瓶工作忙，卡吃吃卡吃吃，上桿腳紮響。
 拿下破的來，新的又換上，咳喲咳喲咳，上下一陣忙。
 滿天好太陽，接線工作忙，嘎啦啦嘎啦啦，不住拜斯響。
 一面接好線，一面又綁上，咳喲咳喲咳，上桿不要慌。
 滿天好太陽，運輸工作忙，起的早睡的晚，吃飯趕不上。
 車拉不趕工，又得人去扛，咳喲咳喲咳，慌里又慌張。
 滿天好太陽，隊長檢查忙，前面瞅後面看，前後得趕趟。
 一面做計劃，一面動手幹，咳喲咳喲咳，心身累够噲。

滿天好太陽，秘書工作忙，管伙食再記賬，送飯到現場。

一頭挑着飯，一頭挑着湯，咳喲咳喲咳，一天送一趟。

滿天好太陽，廚師工作忙，叮叮叮噹噹噹，刀杓一齊響。

一面貼大餅，一面熬菜湯，咳喲咳喲咳，還有鹹菜醬。

滿天好太陽，紀念七一修建忙，

工友們加油幹，十六小時不算長。

工人大翻身，國家主人咱來當，

孩子忘不了娘，工人離不了共產黨！

一九四七年八月於哈爾濱

蔡大姐和翻身婦女

參加齊市紡織模範能手大會

不曉得消息爲什麼傳得那麼快，蔡大姐到齊齊哈爾火車站以前兩個鐘頭，齊市城郊翻了身的婦女代表、女中學生、女幹部，便已陸續齊集站前，等候她的蒞臨了。

齊市召集的紡織能手與模範，和紡織婦女代表大會於當天上午十時開幕，蔡大姐爲了不要錯過這個盛會，她不讓自己得到適當的休息，便興奮地跑到會場裏去了。開會前，她和新紡織娘們扯家常：

「翻身前生活怎樣，翻身後生活怎樣？」「翻身後掌權的還給不給氣受？」「婦女們抱了團體沒有？」「有幾個孩子？孩子們愛不愛生病？」……

聽起來是那麼平凡，問的可那麼細膩，每一個問題都是婦女們切身的利益，是婦女們幾千年壓在身上的沒法解決，而由於民主政府的幫助，才在經濟上翻了身的。紡織的模範，能手和代表們聽見「大姐」兩個字，分外親切，知道這個蔡大姐是爲了婦女解放事業奮鬥了二三十年的，就很自然地把她和自己的翻身連在一塊來想。於是，她們的眼睛，表情和言語都是充滿了，和洽融了慶幸，感謝，快活和親暱。大姐走到什麼地方，一大群紡織娘們便包圍了她。而這些人群，過去都是衣衫襤褸，吃不飽，受盡統治者的剝削和歧視的，現在，她們竟和中共中央負責人之一的蔡暢同志在一塊嘍嗑呢。

她們知道自己的翻身，也就和大姐半生的辛勞，與許多革命同志的辛勞分不開。

寡婦盧張氏在偽滿時會要過飯，被日本人毒打過數次。民主政府提倡紡線後，她紡了很多，並分得了一間房子，她這才從經濟上翻了身。蔡大姐都和他們談了話。

看見姊妹們經濟生活的改善。和社會地位的提高，聽着她們豐富的鬥爭經驗和生產知識，蔡大姐愉快地，虛心地聽着。看她那神情，是個大姐，同時也是個小學生。她不僅形體和勞動的姊妹們在一起，重要的是她的思想，感情——明確的階級共鳴——和勞動的姊妹們在一起。

她在開會中給姊妹們說了話，勉勵大家做到紡織自給。後來又親到展覽會中詳細地參觀了她們（和他們）辛勞的成績。結實的勞軍鞋，雪白細勻的線，和各種典型圖說與發明創造，都博得了她嘖嘖的讚歎。

和婦女會長談話

洮安、洮水、大賚三縣在翻身鬥爭中湧現出來的，屯子的婦女頭行人，知道蔡大姐到了白城子；她們都要趕來看一看。在一百多人的聚會中，他們搶着把本屯婦女翻身的經過，和組織生產的情形說出來。她們都急於要得到蔡大姐和其他姐妹們的批評。

「大地主要捺荒哩，能讓他捺嗎？你瞅，我們婦女生產隊扛着火紅旗，往捺荒的地主地裏一插，就動手薅起來。還能管他同意不同意！薅完了草便向他要錢，平戶該五百的，就向他要一千二，二千。」

「他哭窮哩，我們便動手翻。炕呀，灶呀。他裝死哩！噢，高粱一擔一擔，衣服一袋一袋翻出來了。還有，老娘們穿什麼戴什麼我們都記得清楚呀。金鐲子，金繡子，緞子被，磁器……都翻出來了。……」

「我們土地牛羊有了，地主的威風也打垮了，不是嗎，蔡大姐，他們還敢捺荒，來破壞我們八路國家麼？」

這是婦女們的傑作，她們拿生產來進到鬥地主的財寶，鬥地主的捺荒。這個辦法，當時在遼北省鄉村中已經很盛行了。

另一個二十四五歲的婦女會長總結她的鬥爭經驗說：

「把地主看起來之後，一點一點從小處扣，他話裏總有毛病，捉住他的毛病往大處扣……要把

老娘們和老爺們分開，這邊套那邊，慢慢就套出東西來。我們不是圖他的財寶，我們要打倒他的威風！」

又一個四十幾歲的婦女會長表達自己的心情說：

「我老了，這輩子沒多大用處，可是我要來開開腦筋，回去告訴告訴後輩，難得大姐來這麼一趟。」

她們很勇敢，辦法挺多，立場很穩，求知的慾望很迫切，但她們不滿足於自己，——這些屯子裏婦女的頭行人便願意跑到中國解放區婦女的頭行人跟前要求着指示。

在屯子裏

我們到了北安，決計到六區屯子裏去走一走。

那兒正辦了一個北安各區婦女短期的訓練班。蔡大姐到的那天，她們正舉行畢業禮。我們參與了她們翻身經過的回憶。第二天，她們和蔡大姐一起開了一個婦女問題的討論會。討論了：村屯的婦女組織，冬季生產，婚姻，衛生等問題。

關於頭一個問題，有些同志估計討論起來一定會很沉寂。但結果恰巧相反，各村屯的婦女幹部（特別是「煮熟」區）差不多都發表了很恰當的意見，一致主張婦女組織應以行政村為單位，以屯為單位不好。理由是：工作上能一致，有照應；人多，意見好，力量大。

「不要婦女會成不成？啥事由農會去辦得啦，婦女也能加入農會嘛！」

「那怎能行？老爺們成天在地裏，老娘們在家啥事都幹得來，查崗放哨，挑水送飯；有個壞人來和地主鬼頭鬼腦；或者地主家的老娘們藏起些啥財寶；這些事婦女們知道得詳細……」她反對說。

「還有，任務下來了，做個軍鞋，縫個棉衣，擁軍勞軍，那樣事情少得了婦女？」一個屯婦女主任搶着說。

「還有家庭爭吵，婆媳拌個嘴，誰家夫婦鬧意見，打個八刀；或者賣寡婦的，唔，拉幫套的；還有改造女二流子，這些事兒只有老娘們才明白，知道應該怎樣去幹。不要婦女會咋行？」

她們的話很簡樸，幾句話，就把「婦女爲什麼要組織起來」的一般性和特殊性都說出來了。提到婚姻問題，她們就更熱烈了。她們一致反對買賣婚姻。

「爲什麼會有買賣婚姻存在呢？」

「喂，人家不是常說嗎：養個閨女銀子包，養個小子王八羔。」一位五十三歲的老太太回答了。但是二十六歲的女村長高晏氏感覺到老太太只回答了買賣婚姻的現象，沒有說出原因來，她便補足說：

「咳，還不是因爲窮？沒糧食了，就把閨女拿去換點錢，買吃的。」

她不懂得理論，不會引證資本論第幾章，可是她把買賣婚姻的經濟原因說出來了。蔡大姐聽了，感動得連連點頭，她悄悄對我說：

「呸，毛主席的向群眾學習這句話，在這兒又一次證明了。」跟着，她又向她們請教道：

「那麼，怎樣才能改買賣婚姻呢？」

「勸呀，給他開腦筋啊。一回不聽兩回，三回；一個人勸不來就大伙勸。如果再「獨裁」腦筋就開大會鬥他。」

「他爲啥賣女兒呢，過去窮沒有辦法；現時地有了，吃的，穿的都有了，爲啥還圖利坑女兒？」她們便在這位婦女界的老戰士跟前控訴舊社會買賣婚姻的種種罪惡：賣寡婦、賣活人妻、賣女兒的人生慘劇。她們還批評了許多社會的習慣，說招夫養子比賣寡婦強；拉幫套的三方面都不光榮。：

她們的觀點都很正確，善於判斷對窮人不利的東西。她們很會想辦法，出主張，用最高的勞動熱忱來克服種種困難。她們很自信，覺得自己開始和男人平等了，這一次她們都有把握地說，回去後一定把各個兒屯子的婦女，和男子漢都召集在一塊，傳達她們這一次學習的經過和心得；但同時她們也很謙虛，發表了意見之後，總是虛心地說：「大姐你不要見笑呢，我沒有知識，摸不開；你還是多給我們開開腦筋吧。」看見幹部們做記錄，她們便羨慕不置。

蔡大姐給他們講了話，作爲她們畢業典禮的紀念。

蔡大姐的話是那麽平常，那麽通俗，而且實際，因此常常被婦女們的回答，插言和補足所打斷。那情景，好像一個人在說話，又好像大伙都在說話。是的，蔡大姐說出了她們心坎裏的話，她們聽着，便彷彿聽見自己的心聲一樣妥貼，一樣舒服。——她們和她，已經溶融成一個人了！

當蔡大姐上了大板車，一搖一幌地被牲口拉着往前走的時候，婦女們都跟在車子後面，送了一程又一程，依依不捨地說着話，等到趕車人猛力加了一鞭，牲口受驚地快步走時，人們才落在後

頭，拚命地招呼。這招展着的手，表示出她們的留戀，表示出她們的希望——希望她們的領袖這一去，把婦女工作更推前一步。

一九四七、九月於哈市

瀋陽工友的控訴

勝利的人民解放軍進了瀋陽，溫飽、自由和希望也隨着降臨到瀋市勞動者的家。十萬元的生活維持費，使數月來吃豆餅和饅頭吃不飽的工人家庭買上了幾十斤米，吃上了鹹鹽和油。工友們臉上泛上了久已消失的紅光和愉快的笑容。成群電力工友爭向軍事代表訴說：「頭前幾天，咱餓得腿兒一點兒勁也沒有，連這個梯子也爬不上去。」大衣也拿去賣了，被子也賣了，可是還不夠兩天吃的。自從解放軍來了，糧食多了，賤了。這幾天，女人和孩子吃上了高粱米，高興的了不得。」北市區六保的工屬李大嫂怨恨未熄地對區上的同志說，她娘因為上了年紀，長期的吃豆餅饅頭，患着嚴重的腸胃病。陳大嫂提起她那餓死的兒子還在傷心不已。一個工廠的護士說，她們工廠裏工友們除了外傷以外，盡是鬧腸胃病的。

提到反動派威脅工人加入國民黨和三青團，那位二十幾年的轉床老工友冷笑着不住的晃腦袋：「聽說不加入，飯碗便保不住了。我就說，把咱名字也寫上吧。頭一個月掏了三萬元，第二個月掏的六

萬元；第三個月，哼，吃都沒吃的，誰還拿錢！」

今年五月間，皇姑屯機廠連欠了兩個月的工資，後來說十五號先發十五萬元，第二天呢，又說只發十萬元。工友餓的實在沒勁，憤怒之下，便集體爆發了怠工，繼續三天之久。等到工資發下來時，米價漲了一倍，糧食買不上幾斤。原因是那些頭子利用這些工資預先囤購了糧食。他們的荷包倒腫脹了。這一次，廠長挨了打，他就老羞成怒，不幾天，十幾個工友便被捕了。被捕時睜着眼睛，過堂時也矇上眼睛；灌辣椒水，吊打；打的一個工友的腕肘吊卸了，高志誠因為灌的辣椒水太多，至今身體腫脹，半年來起不了床，生命垂危。機廠工友異口同聲控訴道：「俄還得幹活，野蠻無理也不許人家喘氣，國民黨，咱早就恨透了；只是沒處說！咱從早到晚盼解放軍來解放咱，解放軍遲來幾天的話，咱們多餓死好多人，老天爺真有限！」

許多工廠的工友都以愉快的調子說：「好了，現在復工了。」「該好好幹活了，現在工廠是咱自己的了。」

鐵西區、皇姑屯、大東區、北市區，重新冒起了黑煙。這些黑煙，匯合起來成爲巨大的煙柱，在瀋市十五里地外便望得見。這巨大的煙柱，已消滅了飢餓和黑暗；這煙柱，充滿了力量 and 興盛。它是中國人民第一個工業的城市的標誌；也是東北勞動人民爲支援全國的解放戰爭，早日打垮蔣介石，建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而努力的標誌。

咱們的女區長

解放後半個月的瀋陽，街道上十分熱鬧。北市場南邊那一趟馬路擠得水洩不通。人們剛剛讓出道來等十輪美式卡車通過，馬車和三輪車立刻又把道堵上；從東西兩頭來的汽車的喇叭便焦急地喊叫，人們和車子只好迅速地讓出道來。人們像潮水似地湧來湧去，汽車却像波浪一般往前奔跑。

那一天上午，六保一位甲長從保上下來，一路走一路對他的住戶嚷着：「區長下來了，咱們的女區長下來了，你們回家等着。」他那一套舊的媚上的作風還沒有完全改，揮着手對別人下命令。

「什麼？區長？她能下來！你不用想啦。」李老太太想起半年前一個國民黨的營長，騎了一匹大紅馬在馬路上飛跑作樂，把任戶楊家的小孩踏傷了。找他賠醫藥費時，那營長大笑道：「你不怪你孩子擋我道，還怪我的馬踏着你的小孩。牠是馬嘍，人還比不上馬懂事。」後來那小孩死了。姓楊的告他。他便買動官家，誣姓楊的是八路探子，硬逼他離開瀋陽。看够了國民黨當官的兇相的老太太。她怎能相信現在的共產黨的幹部能上老百姓家來探望？

「共產黨的女區長？她，她肯進咱家？」

住戶七嘴八舌地問。甲長顧不上逐個逐個回答。一邊急忙走一邊揮手命令大家：「趕快回家，她

就在後邊啦，就要來啦……」

趕馬車老劉屋裏，那裏肯聽。抱着吃奶的孩子，站在門外只管等待那位女區長。她的六歲小孩和三歲小孩也趁着熱鬧，在她的大腿前後轉來轉去。不遠的地方，果然穿着棉制服的兩位幹部來了，一男一女，女的二十七八，男的二十四五。他們都挾着本子，慢慢走過來。女幹部先笑着向老劉家裏的打個招呼，說：「大嫂你住這裏嗎？」顯然是關裏的口音。

「是呀，區長，請到咱家歇會兒。」劉大嫂鞠躬回答說。

「我不是區長，我是區上工作的。」那位女幹部十分和藹地笑着。她說話是那麼自然，好像和老劉家裏的早就相熟似的。一點也不像過去區上的官。跟着，她進了屋，就問長問短，問她家裏幾口人，靠什麼收入養活家口。過去吃的啥，眼下吃的啥？老劉家裏的忘了那位女同志是區上來的，也很自然地熱心回答她：「那還用說，頭前幾天，吃的是豆餅和糠；不用提啦，你瞧，還剩有一大塊豆餅沒吃了的啦。這幾天，吃上了高粱米啦！」她一面說一面點頭稱讚着：「解放軍到了哪疙，哪疙就有糧食；天氣也暖和啦！」她滔滔不絕地只管說。

「那麼，你掌櫃的每天可以掙多少錢？」這時，另外一個女同志問。她是剛進屋裏來的。老劉家裏的只顧回答先來的那位女同志，沒有注意有客人進來。這時她回過頭來，抱歉地向後來的女幹部點頭。她打量這位女同志，穿的也是半新的棉制服，年紀四十五左右，樣子十分親切、老練；只是身體較瘦弱，臉上很黃，似乎帶病。

「好的那天掙個十萬八萬，少也掙個五六萬。」劉大嫂沒拘束地回答道。

「够吃麼？那末，够吃麼？」她熱切地問劉大嫂說。

「够吃啦。儘够啦！你瞅瞅，頭前幾天，孩子餓的連炕也不願下，這兩天小臉上有點血色啦，連蹦蹦跳的到處跑。」

「有吃有穿，那好嘛。還有些啥困難呢？有困難時不妨說。這裏還有散俘麼？」

「沒啥困難啦，同志，謝謝你。散俘也沒啦。咱們盼到了頭啦！」她望着那位臉色帶黃的女同志，滿意地笑着說。

「那就好，好得很。王同志，你在這兒嘮嘮吧，我上那家去。」她便走了。劉大嫂送走了那位親切老練的女同志，回到屋裏來，問道：

「她身板不如你強吧？」

「對了。她打十七八歲起便參加了革命，奔波勞累，二十幾年來吃了不少苦頭。在早，她因為要打日本，跟着共產黨軍隊從南邊跑到北邊，走了二萬九千里，跨過大雪山，走過大草原，住露天，吃野草，哪樣苦沒受過！後來幾年，又在蔣管區做秘密工作，蔣介石把她逮捕起來了，坐了幾年的監獄，身體那能不壞？」

「唉！作孽，蔣介石真作孽！」老劉家裏的沉重地搖頭歎了口氣：「說來說去，她爲的全是咱們老百姓解放的事！咱也總算盼到解放軍了，只是你們受累啦。她也是區上的嗎？」

「她是區長」，王同志答道。

「哦，她是咱們的區長！」她突然跳下炕，想追出去找回來她的區長，但是她馬上又把自己按捺

住了，回到炕上，盤上腿，嘴裏叨咕着：「哦，原來是咱們的女區長！」她意識到自己是個女人，所以說到女字時，特別頓了一下，彷彿自己也有無限光榮似地。她原是個愛說話的女人，這時因為興奮，便滔滔地說下去，用很多的憤慨述說國民黨的區長如何如何。

「在早，不用說是區長，就是保甲長咱也惹不起！他們當了官，就有錢，有了錢，就吃好穿好，娶上兩三個小老婆；他們放個屁也好使喚。說到女人，長的漂亮的便吃香，也不管你有本事沒本事。有了個漂亮姑娘全家便有了靠。……」

王同志好容易等她說够了，才起身告辭。劉大嫂送走了客人，還抑制不住興奮。跳下炕來，掃掃炕頭，又上炕，很想對孩子們說幾句，但他們又不懂事。她在炕上呆了一會。到底還是按捺不住的走出門外，一走走到隔壁那兩個織襪子的工人家裏。她一見着他倆，便描述着適才區長怎樣上她家，區長二十幾年來怎樣為老百姓的解放事業受苦。把那兩個年青的工人說的全神傾聽。劉大嫂剛一住嘴，那個年青工人馬上接着說：

「咱們的女區長啥都問到啦，知道咱吃飽了，吃好了，她就高興啦。」

劉大嫂正想要說話，另一個又接上說：

「她還叫咱好好生產，以後說個媳婦，成家立業。噢，咱活了這麼些年，幾時看見過這樣的官。世界真變了樣！……」

在一間久已停工的玻璃廠裏，圍住了一大堆人——那裏有該廠失業轉為小販的技師，工人，和附近的居民。他們正圍着他們的女區長，談論到這間工廠的歷史和復工的計劃。在不知不覺間，人們對

自己的區長好像對待自己家裏人一樣。李老太太也在裏頭，爭着回答她的新區長的許多詢問。

一時，全甲的住戶都到處說着同樣的事情，稱讚着共產黨的幹部。那間玻璃工廠的技師正在興奮地按照區長的指示做着復工的計劃；四位失學的青年和區上下來的幹部談了話之後，準備投考學校和訓練班，以便接受進步的知識，能夠爲人民服務。

這些市民，懷着各種不同的心情和期望談論他們的政府和領導人；他們從此有了倚靠，有了希望和光明。受了日本帝國主義奴役了十四年，又經國民黨兩年七個月的飢餓、獨裁、黑暗的統治的瀋陽市民，這時才恍然覺悟到自己是那麼迫切地需要一個真正能保護自己的民主政府。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底於皇姑屯機廠

工人藝術裏的愛和恨

再沒有比工人的愛和恨更鮮明，更富於階級性的了。從瀋陽工人的藝術裏，我們完全可以看到這一點。這裏我舉幾個例子：

「八一五」後，國民黨派一個叫李大鬍子的去接收皇姑屯鐵路工廠（原皇姑屯總機廠）。那個李大鬍子也和其他的國民黨接收大員一樣，拚命搜刮金條、銀錢。工友們本受了十四年小日本的氣，現在看見日本投降了，心裏說不出的高興，都擦好機器，等待着久經失去的祖國的撫慰和撐腰，誰知國

民黨的大員來了却是搜刮金錢，中飽私囊，不顧工友的死活。工友們就大失所望，並且十分氣憤。後來一位工友氣不過，便畫了一幅漫畫：一個大黑鬍鬚的拿着個大耙，把金、銀、元寶、流通券拚命往自己身邊攆；旁邊有人拿起條帚幫着掃，也有連掃帚撿的。這幅畫悄悄地貼在大樓的前面。第二天清早，哄動全廠的有一千多工友圍着來看；大夥看着畫直樂。

雖然那一位工友後來因得罪了當局者，暗地裏受着折磨和壓迫。但是「李大耙」却代替了「李大鬍子」的名字。這幅漫畫，不但非常深刻地諷刺着李大鬍子的要害，同時也諷刺了典型的「八一五」後國民黨的接收大員的要害；無怪大員們看了恨，工友們看了樂了！

這一次瀋陽的解放，工人們也用畫，用文字和歌謠去咒詛國民黨集團，回憶痛苦的過去，和歌頌共產黨和人民解放軍。

一位工友畫了四大家族圍着桌子流淚傷心，桌面上有一張報紙登載着國民黨軍事的失敗，四大家族腦裏正想着他失去了的金條、元寶、大城市、工廠和礦山。

另一個工人描寫那黑暗的過去說：「……他們的美國飛機天天在頭上嗡嗡的飛，好像一群馬蜂，到東北來把老百姓的血汗吸吮跑了，又飛回來再吸。老百姓瘦死了，即使活着的在路上走着，也不過是些死屍帳子。」提起吃米糠和豆餅，工人們憤怒地寫道：「米糠和豆餅，原是牲口吃的東西，但是瀋陽工友連米糠和豆粒也吃不飽啦。應該叫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國民黨在我們瀋陽，工人連吃畜牲吃的東西還不飽！」

國民黨的空前的饑餓政治，使得瀋陽的勞動人民一天也不能再忍受，他們恨透了。他們用最痛恨

的字眼去咒罵他們。

這就怪不得他對那從黑暗與饑餓裏解放他們的人民解放軍表示了那麼懇摯的感謝，對共產黨和毛主席表達了衷心的愛。

鐵盤工人張裕民畫了一幅彩畫，他勾出了東北的地形，火車頭冒着烟，拖着長長的列車，正往關裏奔去。他是那麼正確地估計了形勢的發展，並那麼生動地鼓舞工友們努力多製火車頭，支援前線爭取全國的勝利。

車輛廠一位錘工宋俊峯在他的詩裏寫道：

「畫出工作苦埋頭，不知憂慮不知愁，歡迎解放全中國，一切鐵路咱去修，努力增產努力幹，造成無數火車頭……」

另一位工機分廠工友韓秉勳在詩裏敘述他解放後的快樂說：

「解放工人樂，工廠復了工，人人有工作；大家有飯吃，從此不挨餓。」

工人們同樣以熱烈的心情去迎接新的歌劇「白毛女」。許多年青的工友看完劇回來後，激動地說：「早看「白毛女」，咱就早革命了。」隨着他堅決要求入短訓班受訓以求進步。又有工人說：「看了「白毛女」，才知道爲什麼要平分土地。」一個老的工人搖頭楊腦地歎息着說：「沒看見過這樣的戲，全是老百姓的事，全是咱們想說的話。……」

現在工人正以愉快輕鬆的心情唱着新歌。

他們這樣進入了新年

新年到了，早晨，濃煙彌漫了皇姑屯火車站。通紅的太陽好容易冒出了頭來，却又立刻給冰冷的空氣凝凍住了。他緩慢地，顛巍巍地抬起了頭，才又慢慢地披上他越過越光芒四射的盔甲。

黑煙和紅艷的朝霞把東方渲染成一片濃烈的顏色。這片顏色遮蔽了皇姑屯鐵路工廠，返廠工作的工友們呼吸着這濃厚的煤煙，更意識到自己生在中國工業的首都裏，並且是這工業都市的主人，創造者。七點還沒到，太陽剛冒出了火車站，他們精神飽滿，急忙進廠，立刻開始幹活了。

這是什麼緣故呀，這幾天，新年快近啦，工友們上班的更早，手也更勤快了。這是什麼原因呢？啊，原來他們各人都有心事呢。——他們要在一月份內預定的活計外，要加修兩個火車頭，準備慶祝北平和南京的解放。加修北平號南京號。競賽的幾個先發起的青年工友，可了不得：每天嫌太陽出的遲，落的早；走起路來恨不得三步併成兩步；回到家裏也吃不好睡不寧，不是說屋裏的飯做的遲，便怨孩子哭鬧。年老的工友還沉着氣，既不燥急，也不洩氣，腳踏實地的去幹。——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心理：要保證加修北平號南京號計劃的完成。『話已經說出去啦，咱不能自己拆自己的臺呀。』

他們在競賽大會上說：「我們在新民主主義建設旗幟下，提高覺悟，支援全國解放戰爭。在新的
大勝利將臨時，我們要把破車修好，把死車復活。」他們的心多麼誠，他們的話多麼壯！

鑄工匠高景水是著名愛打架的，偽滿時他常把日本人打敗了；有一次他被日本人報復，吃了兩天官司。他跟日本人幹電鍍活好多年了，因為日本人存心不讓中國人學配製電鍍條，因此他不會配製。日本快投降的那兩天他，他便一手揪了日本人的領子，要他教會他配製電鍍條；日本人爲了活命，只得把方法教授他。國民黨進瀋陽後，高景水瞅着他們不對勁，只會攬錢吃喝玩姑娘；越瞅越不順眼；於是把自己剛學得來的本事藏起來。一直到今年瀋陽解放一個多月後，他才死心踏地的相信工廠是自家的，才開始配製電鍍條。適巧電鍍匠劉振生和他懷着同樣的心事。劉振生過去曾經偷了日本人製電鍍條的小本子，因而逃避了好幾年的。現在也欣然和高景水合作，共同動手，自己掏錢買藥料，試驗了三回，最後一回才成了功。這一成功，將解決缺乏電鍍條的困難。當壁報的通訊員訪問他們，問他們爲什麼得了秘訣這些年，今年才拿出來？他們笑答道：「國民黨時代，那不是咱們的國家，給他們操這份心幹什麼呀！」

一時，鑲盤老工友韓忠柱也積極提意見，如何用稻草灰退火；如何保護鍋爐裏的螺絲釘。風泵匠李子熙發明了風泵盤根代用品還擺手叫通訊員切莫在報上表揚他。他老實得連話也說不上來，他說：「這是小事，不要上報，這會笑話人的。待我過了年以後，發明大的，再上報吧。」

說到過新年，工人們準備各種娛樂節目，更是喜氣洋洋。有一個工友在壁報上寫道：「去年的新年，咱也慶祝，但是拖着餓乏了的腿，含着眼淚去慶祝呢，慶祝那吃豆餅也吃不飽的新年。」也有歷述着過去怎樣在高利貸逼迫下過新年的。因此他們都異口同聲地感謝並歌頌共產黨給他們帶來了飽暖，還帶來了解放的新年。他們畫了許多彩色畫和漫畫，寫了許多詩歌，編了許多短劇、雙簧、相聲、順口溜、歌頌他們的幸福，歌頌自己的政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的領袖毛主席。

瀋陽的工人，每慶幸現在的一分快樂時，總忘不了過去不久的一分痛苦。在忍受過長期痛苦的人民，他們懂得珍惜翻身後的快樂和幸福，懂得用更大的力量追求未來的更大更多的快樂和幸福。解放了兩個月的瀋陽工人，就這樣地進入了新年，進入了解放後的第一個新年！

在勝利聲中躍進

——記『北平號』機車的修復

一九四九年開始，在人民解放戰爭的捷報頻傳聲中，瀋陽皇姑屯鐵路工廠工人即以昂揚的雄姿，嶄新的勞動態度，在工業生產戰線上躍進。

皇姑屯鐵路工廠工人在一月份內除預定的活計外，加修兩台已作廢的火車頭——「北平號」和「南京號」。他們的口號是叫死車復活，迎接北平南京的解放。「北平號」已於十八號落成。

在修車的過程中，形成了一規模相當大的生產熱潮，這不僅說明解放僅兩月的工人大部分覺悟已提高，並且還證實了他們在團結互助中所產生的不可戰勝的力量，和顯現出當家作主後的節儉、耐勞的精神和克服困難的智慧。

「北平號」原是個死車，走行部和管子完全沒有，水櫃鐵板全爛啦，風泵、水泵、天頂板、內火室後管板等等都缺。是個十分殘缺，國民黨時代被扔在大北門的死車子。但現在修好檢查的結果，牽引力能保證原限。——死車不僅復活，而且變成個新車。

修復中大批的積極參加者裏面有幾個工友，如韓忠柱、范效暉，在偽滿和國民黨時代都是著名會偷懶，會溜號的。韓忠柱溜號不計其數，但解放後他極力提倡白灰褪火，改造床子；這回他每天除了鍛二百個螺絲外還加二百個「絲對」，還成天嚷嚷活幹。范效暉大個子，打架必贏，日本人也沒奈何他。他經常到工廠轉一圈，叫別人替他掛下班的牌子，自己便回家打麻將，現在自動日夜加班。馬貴薪最會磨洋工，現他改造了焦子爐來烤鍋爐門下壳，解決了缺乏瓦斯的困難，並省了三分之二的工。在定一月份的生產計劃時，職員們因缺氧氣與電石而害怕完不成任務。但是電焊工高景水從過去的創造精神的基礎上，用電鋸來代替瓦斯割鐵板。這不僅解決了全廠的困難，「北平號」也因此得以更順利的完成！趙文泰以電鋸熔接乾汽管與汽門代替釘錘或瓦斯熔接，這樣不特省工省料，還大大提高了質量。

過去最會磨洋工的人都積極起來了，誰還願意拉後，於是大部分工人都熱心地捲進運動裏，連頭幾天還說風涼話的周寶才也受了感動，在最後一天晚上開了夜工壓銅字。翻砂、鍛冶、電風、製材、客車各部門都盡着自己的力量來配合工作。許多工友雖然沒有直接參加修「北平號」，但在這熱潮下

也改進了工作。

鑾盤工張文玉在那幾天要娶親，他便選了星期日結婚，並把七天例假獻給「北平號」。星期日本歇班的人，每天加點的人，多的真沒法算。宋廣福帶頭的「報奮勇」小組從六號到十七號起，食宿均在廠內，連日帶夜幹。

在這樣緊張熱烈的情況下，技術主任李景渭也加了點。一技師感動得搖頭感歎說：

「偽滿十四年加上國民黨三年，十七年來我沒有見過修得這樣好的車子。工人們三天三宿沒睡覺幹活，我頭一次看見！」

工作科長也說：「以後訂生產計劃，要打破過去的標準，要估計到群眾力量。」

工友張光遠把家裏的水表玻璃獻了出來裝在「北平號」上。郭秀峰獻出貴重的千分尺。

一些受過國民黨的愚弄和毒害，參加過各種偽組織的工友，也紛紛在這熱潮裏積極工作，爭取在為人民立功中洗掉自己的污點。

在收集這次運動的事蹟的時候，「北平號」競賽運動裏的挑戰者宋廣福等主張大量表揚工友們的事蹟，堅決拒絕各報記者披露他們自己的名字。他們簡樸地說：「這件事，少了誰也不成，大家都有功。主要要表揚大家。」他們睡着十分疲勞的眼睛，不怕麻煩地推薦着誰誰多少天沒睡覺，誰加了多少天班，誰解決了技術和器材的困難，誰捐獻了什麼。

這是高貴的工人階級的品質。他們深知團結才有力量，他們從互相連繫的生產過程中深刻地體會到工人誰也離不了誰。離開了大夥，便什麼事也幹不成。

他們多麼謙遜又多麼善於帶動大夥向前進。他們特別強調要表揚幾個較拉後，然而也開步走的工友。他們的謙遜決不是出自禮貌和客套；而是爲了如何才能把工作做好，和深信團結才有力量。——這是先行者的一種可貴的自覺。

『北平號』的落成，就這樣考驗了皇姑屯鐵路工廠的工友。——這兩個多月中，他們在生產戰線上從一步一步地走，到開始跳躍地前進。

有了共產黨，有了英明偉大的毛主席，工人們十分放心！他們一掃從前由於不幸和饑餓的奴隸命運裏所養成的懶散和自私；代之以主人翁的自覺的新勞動態度。

在勝利鼓舞聲中，解放僅兩月餘的瀋市工人，以他們昂揚的雄姿和嶄新的勞動態度，在生產戰線上開始躍進！

